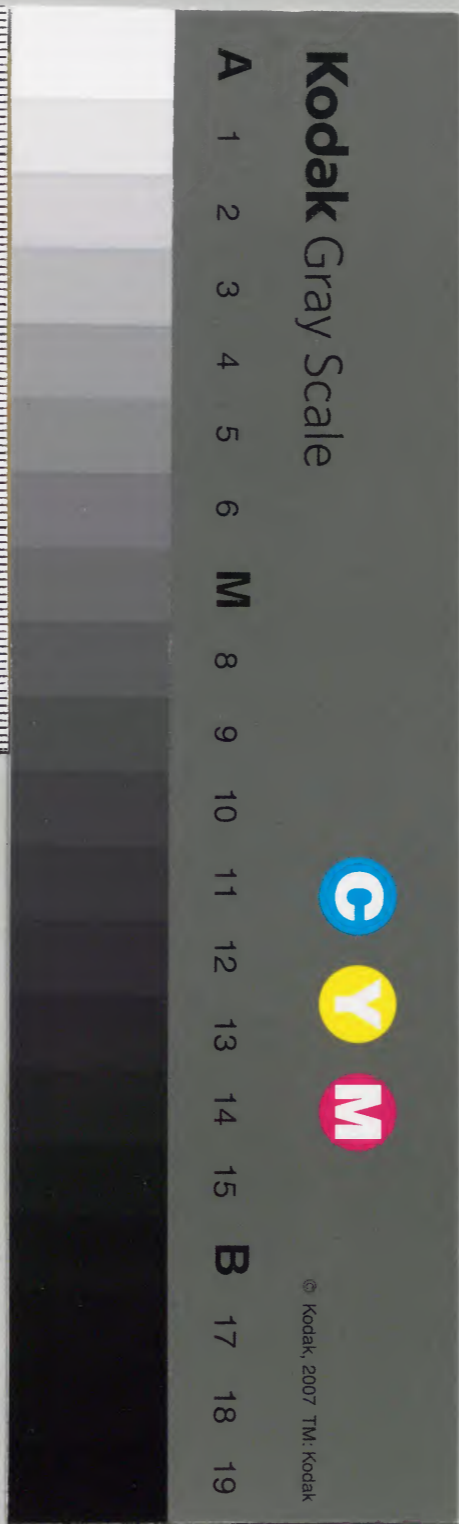


五	漢
一	書
四	門
六	
六	
七	
冊	類

八	五	漢
函	一	書
二	一	
三	七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17
冊數	16 ( 16 )	
函號	286	191



釋史摭遺卷九目錄

吳郡李

瑤子玉纂

列傳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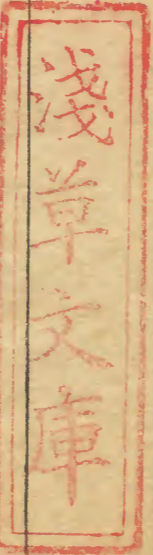
左良王

金聲桓

王得仁

右逆臣摭遺第九

左寧南跋扈早著甲申後則衰病侵尋矣稱兵  
內嚮實為黃澍愆戇以成福王云看佗本上原  
不曾反論者目為疑案直是千秋遺恨耳至金  
聲桓則翻覆無成惟以嗜殺立威生民塗炭溫



氏言其始終一賊列於逆臣良不誣也埶此

釋史撫遺卷九

列傳九

左良玉字崑山遼東人以軍校歷職至都司崇禎元  
年寧遠兵變巡撫歿坐削職窘甚已走昌平投總督  
侯恂麾下大凌河圍急恂與總兵尤世威議所遣世  
威言非良玉不可良玉顧爲走卒當夜世威違諭意  
詰旦恂大集軍士乃拜爲副將酌酒三令箭一竝以  
金三千送之行曰三卮酒以三軍屬也令箭如吾所  
親行者爾諸將免聽左將軍令卽拜疏入朝良玉遂

連戰松山杏山下錄功第一身經百戰績最多歲餘擢至總兵官以故感恂恩次骨獻賊躡江北良玉遣來堵勦至輒報捷漸自恣十年應天巡撫張國維入山搜賊三檄調赴不應總理熊文燦至安慶令以其軍聽節制良玉心輕之不爲用明年賊假官軍旗號襲南陽屯南關良玉適至疑而急召之獻賊逸追及發兩矢中賊肩復揮刀以擊流血被面乃爲其黨救之去逃入穀城未幾請降良玉知爲僞請擊之文燦不許十三年楊嗣昌出督師奏其有大將才拜平賊

將軍尋加太子少保寢驕日甚遂不受約束獻賊自馬瑙山之敗妻妾俱被禽竄入興歸界良玉乘勝力追降其黨過天星爲部將賊旣窮遣使操重寶啗之曰公所部殺掠多而閣部猜且專獻忠滅公亦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去監軍萬元吉審其跋扈勸嗣昌制之不聽已而賊入蜀之巴州召合兵進擊九檄不至賊竟席捲出川陷襄陽襄王被執嗣昌不食歿詔落職戴罪自贖卽從南陽進兵大破之降其衆數萬獻賊中股負重傷宵遁而闖賊適至困良玉於偃城

幾陷得陝西總督汪喬年兵救之帝時肅清軍政專倚良玉辦賊十五年三月闖賊圍開封急時侯恂繫於獄命釋之起爲督師發帑金十五萬犒良玉營激勸之會師朱仙鎮官軍營北賊營西賊勢猖獗良玉一夕拔營走羣帥望見皆潰賊於要道先掘塹而從後大呼掩擊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僵仆溪塹中趾其顛而過賊更蹂之遂大敗棄馬騾萬匹器械輜重無算走襄陽遷延不進尋開封以河決亾帝怒罷恂官而罪不能及良玉也良玉壁樊城大造戰艦驅襄

陽一郡人以實軍有衆二十萬時已多病不能與闖賊角賊復以衆十萬至爭渡勢不可遏迺引舟夜遁抵武昌從楚王乞二十萬人餉曰我爲王保境王不應乃縱兵大掠火炆照江中宗室士民奔山谷中半爲土寇所戕驛傳道王揚基奪門出良玉兵劫其貲并及其子女自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武昌至十六年正月中始去居人慶更生蘄州守將王允成順流爲亂破建德掠池陽下蕪湖泊舟三山荻港間聲將載兵漕艘鹽船盡被劫奪南京文武陳師江上爲防禦

商旅不行士民一夕數徙都御史李邦華奉召出湖  
口亟草疏以聞良玉招允成以危詞懾之稍歛令安  
慶巡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已營六月糧邦華陛  
見帝論良玉潰兵狀乃請歸罪允成詔誅之而獎良  
玉能定變良玉畱允成於軍中竟不誅軍畱安慶十  
數旬始溯九江上獻賊破湖廣沉楚王于江坐眎不  
救秋八月入武昌自立軍府總督侯恂已解任兵部  
侍郎呂大器來代恂中道逮下獄良玉知以已故心  
鞅鞅遂與大器齟齬江右諸路告急率不爲援甲申

正月封寧南伯其子夢庚挂平賊將軍印功成世守  
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便道督戰良玉條具進兵月  
日以聞未報京師陷福王立晉爵爲侯蔭一子錦衣  
衛正千戶與黃得功等列諸鎮專以上流事委諸尋  
加太子太傅時闖賊敗於關門得逞其隙稍復楚西  
境之荊州德安承天而湖廣巡撫何騰蛟及總督袁  
繼咸居江西皆與之善南都因倚爲屏蔽良玉長身  
頰面驍勇能開左右弓箭不虛射目不知書而多機  
智親軍愛將得衆心歡以是戰輒著功兵數十萬號

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春秋肄兵武  
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爲滿軍令以兩人夾一馬  
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高傑  
最強而遠不及于左比朱仙鎮之敗精銳畧盡後歸  
者多烏合自以老且病已無意中原故軍容雖盛法  
令不復相懾馬士英當國與阮大鍼慮東林倚爲難  
謾辭修好陰忌之以良玉由侯恂起恂故東林也會  
監軍御史黃澍入朝挾良玉勢面觸士英奸士英恨  
甚使人糾其賊擬旨逮治澍返緹騎至良玉畱弗遣

澍乃陰諷將士譁欲下南京索餉以救澍澍復日以  
清君側爲請亡何有北來太子事良玉疏救言東宮  
之來吳三桂實有明驗諸臣逢君不顧大體何至一  
家骨肉眎若仇讐澍遂藉此激衆以報已怨召三十  
六營與之盟良玉意始決具疏傳檄聲明士英七大  
辜討之疏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凶頑  
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辜狀無人不恨其奸邪先  
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矜慈士英以真  
爲假必欲置之於死而爲快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

審處猶冀士英夜氣稍存亦當剔腸悔過以存先帝  
一綫不意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不與奸賊共天日  
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裂目指髮人人思食其肉臣  
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辜狀正告  
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下列翻逆案修要典  
鬻官爵進私黨兩子梟獍各操重兵司馬昭將復見  
今日私蓄歌女希圖選御亂及中宮又睚眦報怨生  
平不快意人一網打盡九重秘密而言動周知募歿  
士詭名禁旅以觀陛下動靜輒謂廢立由我凡此辜

不容于歿者有七疏計千餘言末云此非臣之言諸  
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  
夫愚嬾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賊臣士英等肆諸  
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束兵計刻以待不禁  
大聲疾呼激切以聞其檄有云本爲報仇而立君迺  
事事與先帝爲仇初因民願而立王迺事事拂生民  
之願除誥命贈廕之餘無朝政自私怨舊仇而外無  
事功又云朝中奸黨盡去則諸賊不討自平儻左右  
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檄發良玉遂舉兵邀巡



撫何騰蛟偕行騰蛟赴水免自漢口達蘄州二百里  
舳艫相接至九江邀總督袁繼咸入舟袖出一牋云  
奉皇太子密敕集諸將盟繼咸正詞拒之且約不破  
城駐軍待命而督部裨將郝效忠與左兵通私約入  
城縱火殘劫良玉病已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吾負  
臨侯矣臨侯繼咸字是夜嘔血數升歿時乙酉四月  
初也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諸將推爲畱後連陷郡縣  
順流東下抵采石朝命黃得功渡江防勦我  
大清兵已下泗州逼儀徵夢庚爲得功所敗遂偕黃

澍以衆降

撫遣曰寧南恃功復驕祇以心輕熊文燦楊嗣昌  
一流人耳夙咎深得將士驩無黃澍則必無索饒  
事兵不索饒則烏得入其內犯臯是可保脩名於  
不墜也觀其吾負臨侯一語其初衷可鑑矣百世  
而下史氏率書其反反則澍成之也澍惟有觸奸  
一事爲時論所許旣降後又以不薙髮賺歿金先  
生正希受職後又垂涎金穴致沿海生靈於重遭  
夷僂吁名教中迺有此人邪君子曰損者三友寧

南之身敗名裂而遺恨千秋者惟澍一人足成諸  
甚矣交之不可不慎也

金聲桓字虎夫遼東衛人遼東平家口被俘身獨脫  
走入關初投左良玉軍良玉以同里故任之積功至  
都督同知充總兵官甲申淮揚巡撫路振飛調將分  
道防河聲桓與之團練兩淮間得衆數萬以助大學  
士史可法督師出請之從征已駐防揚州隸良玉後  
軍乙酉五月我

大清兵下九江左夢庚以所部三十六營降諸將相  
率北去聲桓不欲從請規取江省以自効與闖部降  
將王體忠合兵屯潯陽六月傳檄南昌巡撫曠昭首  
先遁士民款迎南康九江望風下建昌知府王域與  
布政使夏萬亨湖東巡道王養正等輔益藩起兵拒  
城守俄有宗人保寧王者與體忠私及戰以火箭射  
援軍軍潰城遂破萬亨等被執不屈俱歿之已攻袁  
州萬安守令亦俱歿八月聲桓矯殺體忠以其中軍  
副將王得仁代之得仁驍勇善戰軍中呼爲王襍毛  
時臨汝鄉官吏部主事曾亨應傾家募兵嬰城拒守

得仁乃夜率百騎馳至執殺之撫州饒州吉安廣信  
相繼破明年江左悉平惟贛州未下聲桓自以爲不  
世功日夕望得侯及疏還僅授副總兵而得仁不列  
銜二人氣索然復以所置將吏多爲撫按裁易之巡  
撫章于天遇之倨且勒賄無厭心益鞅鞅丁亥秋有  
公燕席地寘糴瑜文吏皆上坐而聲桓得仁坐於外  
得仁有忿色于天顧之笑曰王把總欲反邪二人恥  
且恨得仁所居爲宜春王第常於後堂張樂自着明  
衣冠令優人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至是巡按董學

成至人有訐之者學成揚言將奏聞乃陰遣人求重  
賂兼乞其侍兒得仁恐卽以侍兒予之居家狀更泄  
撫按并力持之株求累億得仁怒裂眦堅勸聲桓邀  
舉事聲桓以妻子俘留都下猶豫未決尋幕中客詭  
言唐王未歿實在五子寨命客往探之客卽假以敕  
命封聲桓鎮江公得仁維新侯金王大喜過望戊子  
正月江撫章于天忽率騎之瑞州捕掠富室客曰此  
非爲刮金去前有北騎數千莫知所向殆與贛撫會  
議而後發將不利於公等邪適聲桓妻子已自都還

因集諸將士密議書約山東河南尅日並舉得仁出  
建昌合揭楊諸部或說之曰聲桓疑而詐脫有中變  
而公顧居外也不若坐據省門仗鉞投袂爲必不可  
過之勢以脅之彼必不敢不從但貴神邀耳於是得  
仁立傳令部勒全營杜七門圍守巡按官廨時正月  
二十六日夜漏下已三十刻翌晨七門不啓得仁擐  
甲出縛學成至聲桓自狀云奉詔爲此聲桓唯唯未  
及奮得仁卽起而割其辮以令箭傳示諸營悉去辮  
出諭安民僞稱隆武四年凡軍民之戴纓帽者輒射

殺之一時城中棄積如山卽日絞殺董學成及副使  
成大業禽章于天於江中首迎太保姜曰廣入省爲  
盟主金之族人皆得爲都督其幕客黃人龍爲總制  
王妻弟黃天雷爲兵部侍郎各開幕府門趨如市初  
聲桓誅體忠後事輒與得仁謀頗相得及是各自爲  
功始有隙所竄吏率分東西府二月朔得仁率衆取  
九江客胡澹進言宜乘破竹勢直趨建業下流猝無  
備必易舉建業舉而充豫響應更引兵而北中原可  
傳檄定也捷聞聲桓輒召得仁還得仁以澹謀告衆

皆主之人龍不可曰贛州居上游文武重臣俱在宜  
先取之不然且擬我後姜曰廣亦言昔寧庶人起兵  
不破贛而卒貽後患金王乃決志取贛提兵偕行以  
宋奎光守南昌時粵中永明王立頒詔至卽奉稱永  
祿四年聲桓遺書廣東總督李成棟共圖恢復成棟  
遂叛我

大清而表迎永明王駐肇慶王因實封聲桓昌國公  
得仁新喻侯比時兵圍贛州城固不可拔師且老省  
內久虛夏四月 大兵入河口逾日破九江下南康

旋以千騎逼石頭鎮猶不爲意已見紅纓白帽始色  
駭明日鏡騎滿西山矣 大兵進次南昌圍其城令  
別將東破饒州西自潯江入麥源青嵐諸路日昃故  
未下營血刃已數百里聲桓兄成勛及部將楚國佐  
得仁部將貢鰲等將叛降宋奎光偵知盡殺之奎光  
多機智能肆應 大兵攻得勝門急城數壞迺壘石  
囊土悉力禦之旋出神鎗火箭焚毀攻具兵少却報  
至贛金王大愆亟撤圍返贛師尾之擊傷過半聲桓  
兵先至其前鋒劉一鵬與 大兵戰小勝獲巨砲三

得仁聞捷氣揚甚控馬而馳中伏大敗於七里街卽  
嗒然若喪盡撤城外屯兵入壁聲桓部將郭天才爭  
之不得自劄黃泥洲爲犄角天才所統皆川卒精銳  
無敵三戰三捷軍中頗憚之已而奎光單騎渡江按  
行地利還請移兵二隊一駐生米渡一駐市汊以達  
餉路繼則大舉逐之必獲算金王並不聽專主堅壁  
大兵雖屢勝而夜常慮爲襲每驚呼王襍毛來也久  
之見城中終無鬥志迺掘長壕以困東自王家渡屬  
灌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起土城駕飛橋自是內

外耗絕秋九月李成棟率萬人度嶺攻贛以救南昌  
而贛州守將高進庫僞降以綴其師使南昌坐困成  
棟信之卽還軍嶺上冬十月南昌糧盡郭天才撤兵  
入城城中斗米需八十金人相食矣迺大出居民虛  
實得盡露大兵遂以餘暇旁收郡縣凡傳鼎銓余  
應桂輩諸軍俱靖之金王聞諸唯有嘆喑悼恨而已  
明年己丑春正月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其部  
下與大兵通約爲應大兵乃佯攻得勝門砲聲  
震天聞三百里聲桓得仁齊師赴救而奇兵已從進

賢門梯壘以登城遂陷聲桓自投于城之東湖歿宋  
奎兇劉一鵬郭天才等巷戰被執不順命歿太保姜  
曰廣赴僕家池歿得仁猶以短兵相接突得勝門三  
出三人與我將馬首再值各不知已而被獲磔殺之  
初聲桓得仁之主堅壁也恃粵師之爲援耳而書記  
所草乞師表但陳勝狀不告急比聞江事危王命李  
赤心由吉安李成棟再出嶺攻贛期于南昌會赤心  
則逗遛不進成棟則屯於信豐二月南昌旣下我兵  
泝流援贛直趨信豐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會天  
久雨召諸將集議去者已過半乃命酒痛飲至大醉  
左右輓之上馬渡湖水漲人馬俱沉三日後猶植立  
水中人始知成棟已死也

據遺曰此江右所謂金王之難也通省郡縣遭此  
難者至無可勝數是大一劫也聲桓早時師事維  
揚僧憲宗僧竒其貌拊其背曰勉旃二十年後江  
右福主世人盡變紅頭蟲此其候已 大兵下帽  
着紅纓及從降得建牙江省益信禮之僧每勸其  
改圖比南昌諸生胡以寧至幕下言如僧所指聲

桓意遂決與得仁同發難稱兵逞復糜爛其民洎  
至堅壁抗師而竟乏一籌之展豈不哀哉我兵之  
用鎖圍法鑿壕周四十里設南昌令於白茶市設  
新建令於蛟溪徵役收賦安坐以制其斃矣而得  
仁於危城中猶娶武都司女爲繼室金鼓沸闐繡  
旆親迎外兵疑望大賊初不知爲王襍毛娶嬪也  
酣歌扁舟沉卧燕薪乃信有此邪

釋史摭遺卷九終

釋史摭遺卷十目錄

吳郡李 瑤子玉纂

列傳十

馬士英 阮大鍼

右奸臣列傳摭遺第十

南都之遯於覆亾者微馬阮兩奸之力不及此  
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立功於外者說  
者謂圻逆之徒與薦逆之人是皆包藏旤心必  
致賊及君國而後已也夫士英之黨內則田成



張執中屈尚忠韓贊周諸奄加以忻城撫寧輩  
爲之應外則阮大鍼楊維垣張孫振數姦更有  
東平廣昌等爲之援濁亂朝權阻撓吏治遂至  
罔有顧忌而無所不爲矣前史於馬阮行事旁  
見佗傳而不爲列名然斥其名不翻隱其穢迹  
邪補之殿之殿猶玷南都人物之玷耳

繹史摭遺卷十

列傳十

馬士英貴陽人萬厯丙辰會試中式又三年成進士  
授南京戶部主事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  
崇禎初遷山西陽和道副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宣府上事甫一月檄取帑金數千兩餽遺朝貴爲鎮  
守太監王坤所發削職遣戍時阮大鍼以逆案失官  
與士英爲同年生同寓南京相結甚歡周延儒內召  
大鍼要以援已謝不能則舉士英屬之十五年鳳陽

總督高斗光被劾缺遂起士英爲兵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總督廬鳳等處軍務旋招降河南土寇劉  
超超故四川總兵官爲士英舊好旣降猶佩刀自衛  
士英笑曰若已歸朝安用此手解之乃縛以獻俘流  
寇充斥數有防堵功甲申國變南都議立君恐福王  
追怨妖書及梃擊移宮三案諸大臣多主立潞王士  
英獨不可時督師廬鳳密約勛臣鎮將排衆定策擁  
福王踐位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以定策勛加太子太師廕子錦衣衛指揮僉

事史可法督師維揚士英卽日入閣居首輔仍掌兵  
部事權震中外矣敘江北戰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  
建極殿大學士已進少師宮殿成進太保王以擁戴  
故深德之委任心膂而士英爲人實貪鄙無遠畧亟  
思樹黨首薦阮大鍼知兵用中旨授兵部右侍郎廷  
臣力爭之不獲左良玉初奉監國詔令承天守備太  
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當  
陛見面數士英姦貪不法且言嘗受僞官周文江重  
賄爲之題授叅將臯當斬文江獻賊所寘僞兵部尙

書也志孔亦論其罔上行私諸款太監韓贊周叱之  
止士英乃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  
同歿士英大號嘯王搖首無詞久之諭姑退贊周卽  
執志孔待命王意頗動夜輒諭使士英薨避位士英  
佯引疾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報中向王泣曰上非  
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馬公在閣諸  
事得不煩聖慮馬公去誰肯念上更用力王憮然仍  
慰留之並釋志孔命澍速還楚初故錦衣衛劉僑以  
梟弁家屬遣戍私以玉杯古玩由周文江進於獻賊

賊卽署爲指揮使比良玉兵復蕲黃僑削髮逃去澍  
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召至京復其職卽令訐澍賊  
又嗾楚宗朱盛濃言澍凌逼宗室已隨出疏糾之擬  
旨奪官立逮治澍乃匿良玉軍中陰令衆譁索餉爲  
保救地袁繼咸代奏申理始免由此與良玉成隙當  
是士英獨理機樞手綜大柄重修三朝要典進之日  
惟鋤正人進兇黨爲務內則中官韓贊周田成輩外  
則勛臣劉孔昭朱國弼柳祚昌及鎮將劉澤清劉良  
佐等相倚作姦漫無顧忌而一以大鉞之言是聽賊

賂公行朝綱紊亂絕不銳厲恢復之計四方警報狎至而寘若罔聞逆案中楊維垣虞廷陛一流得盡起其灰者悉予贈卹餘如張捷唐世濟等皆用之以爲爪牙大鉞初入諸正猶存舉朝以逆案相攻憾甚已見北都從賊者頗多埶會清流因倡言彼攻逆案吾作順案以對順爲闖賊僞國號也於是尅時亨周鍾之獄起其他大僚降賊者賄入輒復官河南張縉彥者以本兵首從賊受僞職闖賊遁迺詐言集義勇還鄉收復列城士英饜其賂卽授原官總督河北河南

諸路軍務便宜行事給事中李維樾劾縉彥闇名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青衣候點及賊西走卽鼠竄狼奔草間求活逃楸餘魂安事收復總督何官顧昇賊臣刑賞倒亂如此其女弟夫越其杰以貪謫戍起爲河南巡撫又令各府州縣童生捐免小試分上中下戶以納銀多寡定名次先後卽赴院考行納貢佐工等例布衣何光顯上疏請誅奸相詔僇於市籍其家時我

大清兵日南下中原盡失嗣抵宿遷邳州督輔史可

法以聞俄引還士英笑曰史公妙用此特爲敘功稽  
算地耳比有北來太子事朝士指爲僞都民譁然以  
爲是可法與諸鎮及御史等交章論救研審久之供  
爲王之明後呼其名不應曰何不呼爲明之王邪獄  
旣具王以之示士英士英反覆詳辨且言臣愚宜更  
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而棄之頃又有故妃童氏自  
其杰所送至京氏故周府宮人爲王繼妃洛陽破逸  
至尉氏與王遇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歲及王南奄  
復相失至是王目爲妖付錦衣衛監候氏從獄中細

書入宮年月離情甚悉士英頗進勸言苟非至情所  
關誰敢冒歿與陛下認敵體初命馮可京鞠問可京  
辭乃命屈尚忠嚴刑拷掠氏宛轉詛號以歿因出兩  
案獄詞宣示中外而衆論益藉藉謂士英等朋奸導  
王滅絕倫理黃澍在左營因日夜言太子寃狀請引  
兵除君側惡良玉亦上疏請全太子斥士英奸不報  
士英旋裁其餉乃大恨卽援此爲兵端移檄遠近聲  
其辜復疏請寸磔奸臣以謝先帝遂舉兵而東袁繼  
咸乞赦太子遏止之不可遣阮大鍼劉孔昭會朱大

五  
典黃得功軍截江分禦撤江北劉良佐從之西下其  
時大兵日逼徇徐州抵亳泗可法飛章告急大理  
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等言良玉非叛請毋撤江北  
兵亟守淮揚可法復奏上游志在除奸原不敢與君  
父爲難北兵一至宗社堪虞不審輔臣何蒙蔽若此  
文武諸臣亦多諍者士英內怯於左堅不應越日王  
言左兵雖不該聲逼南都然看佗本上原不曾反江  
北防兵且不可撤士英急指思孝等厲聲曰若輩東  
林皆良玉歿黨爲之游說乃欲縱其入犯邪北兵至

猶可議款左逆至吾君臣獨歿耳吾君臣甯歿於  
清不可歿於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王默然已可法疊  
疏請面朝士英惡之倡言史公將爲內應趣王馳諭  
止之王乃諭以卿當苦心料理待奏凱後見可法歎  
曰奏凱二字譚何容易誠如上言面君不知在何日  
矣會良玉抵九江亾報至士英忻然謂天奪其魄先  
是陳洪範北使還盛陳我  
大清兵旦夕南下諸臣惟蹙士英曰有四鎮在何慮  
未幾揚州破可法殉之總兵鄭鴻逵張帆東遯龍潭

驛卒報云北軍編木爲筏乘風而下次云江中一礮  
京口城去其四堞最後監軍巡撫楊文驄令箭至言  
江有數筏架礮來攻火從後發震倒頽垣半堞城上  
早發一砲江筏已齏粉士英因啓驛卒而重賞楊使  
緣是警報無復載至者五月五日百官進賀王不視  
朝方以選淑女爲急十日 大兵由老鸛河渡京城  
戒嚴集文武於朝門會議大臣多竊竊偶語約俱納  
款午後猶演劇王與內官田成屈尙忠等雜坐酣飲  
至夜半出賁太平投得功軍詰朝都民破獄出王之

明擁以監國後三日勲臣趙之龍柳祚昌等文臣王  
鐸錢謙益張孫振等文武數百員馬步兵二十餘萬  
俱奉表迎降之明亦降後北去士英於王恣之翌日  
以黔兵四百人爲衛聲稱護太后駕渡江由蕪湖逕  
廣德入浙江廣德知州趙景和曰彼不奉君而奉母  
后詐也閉門堅拒士英攻破之執殺景和抵杭州守  
臣以總兵府爲太妃行宮潞王及羣臣進朝太妃出  
服赭一紫衣女官侍官吏士民皆入見傳命召用在  
籍諸臣江北巡按彭遇颺適奔至命以僉都御史募

兵兩浙尋劉宗周熊汝霖入朝汝霖痛責士英當從  
王士英無以應惟日盼江上之捷不數日大鉞大典  
及總兵方國安俱踉蹌至則得功兵敗已歿福王已  
就禽遂請潞王監國不受太妃召王泣拜之終不受  
迺迎太妃入府已從巡撫張秉貞及陳洪範等謀決  
計迎款旋大兵至潞王率衆開門降偕太妃以牝  
此卽呂大器等所欲議立者也士英與國安等走錢  
塘距杭城十里立五營我兵追躡之斬其衆五百級  
魯王監國紹興士英將赴謁張國維首劾其誤國十

大臯紹興王思任前九江僉事也於士英初至浙時  
曾出疏歷數其臯且致書勸令自刎以謝天下至是  
魯諸臣又堅拒之遂巡東走依國安于嚴州我兵擊  
諸姚江潰國安亦潰于富春山間無何合軍重渡錢  
塘窺杭城沿江列陣大敗溺歿者無算既迺收聚餘  
衆於江東赭山朱橋范村等處縱肆勦斃深銜魯臣  
弗納之怨密與國安計將劫監國來獻監國脫去及  
六月大兵渡江國安一軍盡殲遂與其父逢年薙  
髮以降士英逸去之台州聞唐王立復擁殘卒求入



關王以其舉大不許又遁入太湖投長興伯吳易軍  
中明年八月易敗并禽士英斬之

摭遺曰南都閏位非士英力於擁戴則未必竟及  
福王也王故德之深任之至以迄於亾而無敢或  
怨也然以逢君好貨之才當國步多艱之任雖下  
愚亦知其不堪旦夕矣劉僑謀復原官獻赤金至  
三千兩加女樂十二人士英曰就此一物已足釋  
西伯立起用之吁朞月之斃事凡類此者指弗勝  
僂輔相之道迺如是邪及其所終說更有三一云

與方氏父子同時投順一云於國安敗降後遯至  
台州山寺爲僧搜獲之一云我兵至台始出降及  
唐王被執搜龍損得方氏父子與馬阮連名疏請  
駕出關爲內應事在已降後遂駢斬四人于延平  
城下妻子給被甲爲奴

阮大鍼懷寧人萬厯戊辰進士有才藻機敏而猾行  
譎且險初投行人天啓元年擢戶科給事中遷吏科  
以憂歸其曾祖鶚嘗爲福建巡撫居桐城御史左光  
斗讜直有聲以同里稍與之交大鍼遂倚以自重會

吏科都給事中缺以次當遷兗斗招之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謂察典近大鍼輕躁不可任欲用魏大中及大鍼至中變改補工科心憾之乃陰結奄黨寢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鍼名卽得請自是依附逆奄魏忠賢與楊維垣倪文煥霍維華爲歿友造百官圖因文煥以達忠賢然畏東林攻軋不一月遽告歸大中遂掌吏科大鍼憤甚私語所親曰我善歸也未知左氏將何如兗斗旋削籍逾年汪文言獄起逮殺漣與兗斗六人尋又逮攀龍等七人大鍼里居

詡詡自矜其能已以太常少卿召至都奉忠賢惟謹而默慮其旤每入謁輒厚賂閹者還其刺居數月復乞歸崇禎改元逆奄誅大鍼私擬二疏其一專劾崔魏者其二以七年合祿者謂天啓四年後亂政則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前亂政則王安而濟之東林也函其稟馳示維垣且言時局若大變卽上專劾疏脫未定可上合祿疏時維垣指東林崔魏並爲邪黨方與倪元璐相刺誹得此大喜亟投合祿疏自助聞者咸切齒元年起兗祿卿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罷去

明年欽定逆案論徒贖爲民終莊烈之世廢棄十七年鬱鬱不得志皖中被寇大鉞乃辟居秦淮傾資延納游俠選事之流多圻之談兵說劍坐客常滿比邊警日急希將以邊才召也無錫顧杲長洲楊廷樞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鄞縣萬泰等皆復社中名宿方聚講南京惡之甚草留都防亂公揭逐之列名者百四十大鉞愬始閉門謝客獨與戊籍馬士英爲莫逆交周延儒再召次維揚大鉞輦金爲壽求湔濯延儒以已爲東林所推難之無已乃以

士英屬士英因得起用既而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北京陷中貴人悉南奔更得遍結驩福王之立也初非諸大臣意大鉞與羣奄私言東林當日之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使備陳王前以潛傾可法等羣奄復極口譽其才王固心識之迨士英迎立專柄不踰月卽以邊才薦奏稱臣至浦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鉞從山中致書於臣及操江劉孔昭戒以力掃邪謀堅持倫序臣甚韙之竝白其臯日附璫贊導無實跡璫敗籍家按門籍治圻者臯而大鉞獨無名可證也遂命

假予冠帶陛見見卽上守江策及三要兩合十四隙  
疏其言娓娓可聽并自白孤忠被陷狀至痛哭極詆  
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指大中爲大逆于是大學士  
姜曰廣侍郎呂大器太僕少卿萬元吉府丞郭維經  
大理丞詹兆恒給事中羅萬象陳子龍及諸御史部  
郎等交章竝劾大鉞逆案巨魁不可用士英爲之力  
辨翻攻曰廣等護持局面遲廻月餘竟取中旨起爲  
兵部添註右侍郎都御史劉宗周言當年爭吏垣致  
魏大中歿於詔獄實大鉞主使祖宗故事九列大僚

必用廷推迺者中旨類降司農之後繼以少宰而大  
鉞又爲司馬其墨敕斜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鉞進  
退實係江左興亾乞寢命司農迺謂張有譽少宰爲  
張捷也蓋士英以中旨起大鉞恐滋朝議先以清望  
用有譽而捷則因薦逆案呂純如得舉於時士英并  
用之給事中熊汝霖言大鉞旣知兵當拔置有用地  
若止優游司馬則樞輔已優爲何必增置有旨切責  
俱不聽尋命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未幾轉左侍  
郎明年二月進本部尚書賜蟒玉仍兼御史防江時

既得志專務報復悉召逆案楊維垣及所讒張孫振等數十人臚實選曹言路排擠讒類孫振亦得梟先朝者已有狂僧大悲之獄密與孫振謀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冀以前主潞議及東林復社諸賢一網畢之引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為首海內人望搜羅幾盡潛納僧袖中將窮治其事以興大獄獄詞詭秘朝士皆自危會上游告急士英亦不敢驟發此難僅坐僧妖言律斬而止倉場尚書賀世壽引疾去大鉞密遣人刦之江中大鉞雖居兵部職在巡江顧一

切軍事不問而時時阻撓六部權專以結黨斂賕濁亂黜陟為務嘗欲罷按撫糾薦令納金于官則糾者免薦者予否則反是江西總督袁繼威奏其部將功請擢總兵官大鉞輒索重賂始給勅印白丁隸役輸厚金立躋大帥都人語云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其謬誕贖貨如此莊烈帝小祥設壇望祭獨大鉞後至哭嘯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也不盡殺東林無以對先帝於地下今陳名夏徐汧俱北去矣士英急止之曰毋徐九一見有人在九一汧小字

也士英初以前好言無不從及吏部尙書缺廷議將用張國維大鉞乃密邀內奄取中旨特授張捷士英愕眙絜日始怨之大鉞與繼咸有夙嫌力請減裁江楚兵餉左良玉兵由此起方與劉孔昭謀集師拒敵而我

大清兵已逼南京遂偕士英出逃從太平趨浙東抵金華投督師朱大典大典正興義旅嬰城固守因留與共事士民不可傳檄逐之迺送諸方國安軍士英與國安故同鄉先在其軍大鉞至則掀髯抵掌日以

談兵自負國安信且喜已復扇兩軍交惡大典幾爲國安所窘士英以南渡之壞半出其手而已受惡名至是有所論辨頗與矛盾明年

王師渡錢塘國安兵敗降士英走之大鉞偕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赴江干乞降隨言願破金華以自効其先大典嘗與之閱城至西門曰此處新築土未堅飭其下備嚴大鉞識之因用巨砲專攻之城卽陷士民殺慘無孑遺藉洩檄討之恨也旋從我兵至仙霞關因搜獲連名內應疏逮治時方游山遂自投崖下

歿仍勦其屍

撫遺曰馬阮朋奸鬼秘平居聚訟率至夜分始散  
都人有天昏地慘鬼語咎之詠士英二子竝擁重  
兵怙惡無狀募歿士竄伏皇城以伺察動靜擾及  
良民至無可告左寧南言司馬昭復見今日良有  
以也王選淑女采至者士英得先閱拔其尤寘大  
鉞宅中名曰教習宮儀其間則不可問矣又密購  
歌伎以時進御凡九重秘事無弗周知童氏之獄  
氏斷髮跣足備受酷刑而終不易一詞士英雖有

面勸數言並未疏爭既乃僞具一疏使刊入邸鈔  
中題曰內閣密奏左兵起大鉞等會兵防江時上  
游停留未下輒日報捷音及靖南敗焚庚於采石  
報至謂大鉞防堵有功特晉太保百官進賀朝堂  
賜燕以掩飾都人耳目其欺世盜名類此或於夜  
半書士英堂中云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  
有耳一元直搗中原蓋馬阮之劣事過多而猶不  
盡書云

僭注

夢華潭叢錄曰自古宮壺之肅雍未有過于勝國者也嬙媛之殉烈亦未有過于勝國者也一朝之家法嚴矣二祖之貽謀遠矣故甲申三月之變孝哀孝烈二皇后與妃侍十數人宮女二百餘同殉國難洎南都之下也潞王以杭州降福藩鄒太后北去渡淮水太后伺間奮躍墮急湍歿是年唐王立于閩未朞王幸汀州曾后從王將赴贛命后先發甫出城西門王師猝至后亟投水歿杭州既降之明年江上師潰



魯監國欲奔台州趣元妃張氏偕行妃載拜辭曰勿以妾故爲王累碎磁盤自到歿監國次舟山復册陳氏爲妃後五年舟山城破亦赴宮井歿從歿者十三人又其後之十一年永明王被難於昆明馬太后與王后自滇入燕行過黃茆驛兩后推輪相望噤不得語同時扼吭歿

案監國紀年王命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張氏與世子由定海而出總兵張國柱劫宮眷降于我大清妃乃碎磁盤自到歿或言世子爲義士申毅

潛挾以去莫知所終監國舟山後立之妃一作張氏謂卽元妃之妹也 又案前史宮壺之盡節者僅見曾后一人勘本于魯紀畧中添注王妃陳氏貴嬪張氏等攷與殉節錄猶駁姓氏顧于哀烈二后有餘光焉續當爲之詳別立傳也

永明寄迹安隆名擁虛位實類幽囚六年十一月有杖殺坤甯宮常在郭良璞一事常在女官銜其階出近侍上安隆行宮庠隘奄寺宮人分班宿衛餘盡厲居于外良璞故奄夏國祥之對食也年十九蘭耍捷

敏雅擅三絕能擊劍走馬在安隆時巴東王妃某氏  
與之善有張應科者孫可望私人也一日窺見良璞  
心好之乃移居近巴東王第晨夕致殷勤甚締于王  
王亦暱就應科王妃亦出見嘖之曰嫂又甚致尊禮  
因得通于良璞久之事覺王命杖良璞死并殺內監  
李安國賜巴東王與妃悉自裁王畏可望特下璽書  
一通與言應科事可望第令杖應科于朝門之外當  
是時播越之慘已如此而宮令之肅猶如彼則有明  
一代禁中帷簿修衽席辨始之終之罔或佚蕩又誰

得致疑于燕歸龍帳之春犬吠羊車之影也哉

楊氏又言列女傳史家例不可闕于時慷慨死  
者有左蘿石之母徐氏錢田間之妻方氏從容而殉  
者有朱君輿之妻趙顧亭林之母王褒然爲巾幗  
首其他難以僂指數矣

紀事本末載有劉淑英者廬陵王藹妻也年十八  
而寡嘗割股以療姑疾鄉以節孝聞父鐸爲揚州  
知府歿璫旣甲申後淑英自矢報國集家僮百人  
捐貲募衆竟成一旅丙戌楚鎮張先璧駐永新迺

引所部赴焉先壁竒其才欲妻之卽分遣其衆以  
孤之淑英大慍進退維谷遂飲恨而卒附注此以  
竢續傳

壬辰春我帥定南王孔有德守桂林爲李定國所  
陷有德自經死家口百二十人悉被殺惟一女年  
十七逸出城單騎入京哭訴於

朝遂養諸宮中後歸其原夫孫延齡

釋史摭遺卷十終

天保製卷

